



海豚书馆

严晓星
民国古琴
随笔集



SDG

海豚出版社
DOLPHIN BOOKS
中国国际出版集团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国古琴随笔集/严晓星编. —北京: 海豚出版社,
2012.3
ISBN 978-7-5110-0781-0

I. ①民… II. ①严…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I2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26374号

书 名: 民国古琴随笔集
编 者: 严晓星

责任编辑: 王 玮 郝付云
整体设计: 郑在勇
封面设计: 周夏萍
美术编辑: 吴光前

总发行人: 俞晓群

出 版: 海豚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dolphin-books.com.cn>
地 址: 北京市百万庄大街24号
邮 编: 100037
电 话: 010—68997480 (销售)
010—68998879 (总编室)
传 真: 010—68998879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32开 (787毫米 × 1092毫米)
印 张: 3.5
字 数: 46千
版 次: 2012年4月第1版 2012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110-0781-0
定 价: 15.8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海豚书馆”缘起

沈昌文

俞晓群、陆灏和我，在将近二十年前就有过一次“三结义”。那时，我刚要“退居二线”，但是贼心不死，还想做事。更主要的，是多年的出版工作让我结识许多名流，都是做文化的好资源。原单位的新领导不会不让我再做点小事，但是，我知道，老一辈的领导是不希望我再做什么事的，我的愿望会让新领导他们很为难。谁让我在过去一些年里那么不会伺候老人家呢！这时我概括过自己的心情：出于爱的不爱和出于不爱的爱。我只能离开我钟爱的原单位，同新结识的朋友们去“三结义”了。

完全没有想到，封建社会里的自由结义形式竟然胜过我多年习惯的领导任命方式。我们的“三结义”居然越搞越热火。没有多少年，做出来的东西，无论质与量，都让我惊喜不已。举例来说，先是《万象》杂志；接着是《新世纪万有文库》，几百本；后面来一个《书趣文丛》，六十来本……这些成绩，都是我过去不能想象的。自然，这些书的问世，还得感谢许多参与其事的其他同事和朋友，恕我不一一列举了。

那时“三结义”的“桃园”在沈阳的“辽教”。以后时过境迁，我们的刘备——俞晓群——迁出沈阳，于是，现在再次“三结义”，改在北京的“海豚”了。

出版社而名“海豚”，对我来说是个新鲜事儿。但我知道海豚爱天使的故事——“天使想给海豚一个吻，可是海太深了。海豚想给天使一个拥抱，可是天太高了……”“‘天使，我如何才能得到你爱的馈赠……’海豚痛苦地低鸣。”

现在，解决海豚痛苦的，不是别人，正是那位

来自黄浦江边的著名渔人——陆灏。陆灏结识天下那么多能写善译的天使，他们会一一给海豚以深爱，以宏文，让海豚名副其实地成为一条出版江河中生活得最顽强的鱼——俞晓群领导下的出版大鱼。

我遥望海豚的胜利和成功，乐见俞晓群、陆灏两位愉快的合作，特别是读到大量我仰望和结识的天使们的怀着深爱的作品。我高兴自己现在也还是“三结义”中的一员，虽然什么事也没力气做了。我今年七十九岁，能做的只是为人们讲讲故事，话话前尘。以后，可能连这也不行了。但是无碍，我不论在不在这世界，还是相信：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俞、陆的合作会有丰富的成果。遥祝普天下的天使们，多为这两条来自祖国南北两隅的海豚以热情的支持！

二〇一〇年五月

出版说明

严晓星

回首琴史，一九二五实在是平淡的一年。春夏之际，在北京，琴坛祭酒杨时百开雕《藏琴录》，作为他的皇皇巨著《琴学丛书》之一种；知情者却透露，杨时百打算将收藏的珍贵古琴卖给一位大官僚，这正是他应邀而写的说明书。在上海，大富商、大收藏家及琴人周庆云，似乎整年都沉浸在与文友往还、唱和的乐趣之中，却无心再现五年前召集晨风庐琴会的荣光。重阳节前三天，长沙南薰琴社的彭祉卿为接待来自北京的同门李伯仁，约集多位琴友会琴于岳麓山。虽称盛集，也不过是知音之间的酬唱，无关大局；座中的青年查阜西还籍籍无名，峥

嵘未露。琴坛寂寞，意外的是，这年十月下旬，文苑重地《晨报副镌》却发生了一场关于古琴的论争，交手双方竟是两位留洋的现代知识分子，且同为著名的文学团体新月社的成员：作家陈西滢、考古学家李济。

陈西滢、李济的论争文字恰为本书的起首两篇，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同样是留洋，陈西滢西化程度较深，他的态度，本质上是以西方文化观念为标准，质疑古琴的艺术价值；而李济少小学琴，曾一度师从杨时百的老师黄勉之，后来又写过学术分量很足的古琴论文，在海外所学虽是异域的研究方法，归来研究的对象却不离本土，对古琴自然多一份理解之同情。差不多同一代人，经历相似而情怀各异，本不足奇。但就在他们辩驳的时代，正规而系统的西方音乐教育模式才开始在中国推广，而数十年间，却已势不可挡地成为音乐主流，中国人的欣赏习惯与艺术观念也日益向西方倾斜，在许多场合，也许陈西滢的观点更能引起共鸣；这一过程中，传统的民族音乐也经历了被弱化、迎接挑战和建立起符合

本民族艺术特征的理论的蜕变，如今李济的认知若广为人知，恐怕亦不乏认同者。陈、李那一代的知识分子，无论是保守或激进、留洋或留守，都有一种用新眼光反思、梳理传统的意识，差别只在态度与立场。古琴作为“国故”，当然在“整理”之列，如何整理，却需要长期的探索。因此，报章边角的争论虽在一时，却多少折射了几十年现实的文化背景。而这本小集子，辑录的仅是白话文写就的零散随笔（论文与文言作品、已收入古琴专著及译自外文的概不在考虑之列），大半作品仍然具备这一整理、审视的姿态，不能不说是时代使然。

本书辑录文章的年限是民国，却有一个小小的例外——最末一篇《国乐的经验》，发表于新中国肇始将近一周年的光景。知堂的文章当然绝佳，硬要以此为破例之由亦无可，但仍需说明的是，这篇短文，事情是旧的，“经验”是旧的，气息也是旧的，更妙者竟与陈、李的话题遥相呼应。知堂大约不会喜欢陈西滢这些“大人先生”，谈起古琴倒有几分契合，不同者知堂不动声色，而陈西滢富于

英伦随笔的潇洒派头。古琴在主流文化中素来倍受尊崇，近代以降却如此时运不济。小集子以陈西滢始，以知堂终，其间的曲折山水、幽明襟抱，岂不令人感慨遥深。再过得几年，邓拓写《听琴记》，已全然是另一番笔墨了。故知堂的文章虽略过时限，于体例亦未尝多违也。

本书文凡十一篇，记述人事，论说琴乐，出入今昔，参差可喜。由于散落各处，绝大多数未为古琴爱好者及研究者所知。前些年出版的《二十世纪古琴文论目录》可谓搜罗宏富，于之亦付阙如。此次整理时，除径直校正某些明显的错讹，以“□”代替个别无法辨识的字词，调整少量标点，其余都遵从当时的遣词、标点习惯，以求不失历史文献的本来面貌。全书以发表时间为序排次，并于每篇未注明原刊（书）刊名及期号，或将有助于进一步的核查与探究。而十位作者中的六人，悉数由最初发表时所署的字号、笔名改为今日读者较为熟悉的通行名字（“西滢”改为“陈西滢”，“李济之”改为“李济”，“栩斋”改为“庄剑丞”，“勾芒”改为“辛丰年”，

“凡鸟”改为“李恩绩”，“持光”改为“周作人”），文末不再一一注明。

十位作者中，如今在世的，可能只有年近九旬的辛丰年一人了，写《古琴》一文时才二十出头，可能正是他沉迷于西乐后又“发现”了古琴，发奋自学的年岁。前些年将这篇文章挖掘出来重新发表，问他想不想补充说点什么，他写道：“文字是幼稚别扭的，但从中或许可以看出当时当地文艺青年们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的文风语汇，放到今天，便可作为一种‘骨董’来看看了，当然是不值几文的‘骨董’。至于文中的议论，当然也是肤浅的，不值方家一笑。不过年青人那种想说便说的天真，也使今日之我羡慕不已。其中有些看法，至今也并无改变，所以也不去修改了。”如果每位作者时隔多年都有机会重新审视数十年前的已作，又会作何感想呢？一个多甲子过去，人事代谢，往来古今，琴苑一角的剪影定格在这本小册子里，留待后辈，次第登临。

辛卯冬至前三日凌晨于沪上建德路口写毕

目 录

- 听琴 陈西滢 (1)
- 谈古琴的运命 李济 (8)
- 月夜的琴音 琴慧 (16)
- 七弦琴 海戈 (27)
- 友琴四话 澹云 (36)
- 从琴学说 到虞山派宗师严天池先生
庄剑丞 (43)
- 江南四琴社 庄剑丞 (57)
- 郑琴师的妙奏 李恩绩 (68)
- 古琴 辛丰年 (75)
- 琴书自娱的李仙根(节选) 陆丹林(86)
- 国乐的经验 周作人 (90)

听琴

陈西滢

一

要是你问一个英国人，他爱不爱莎士比亚的乐府，他一定说莎氏的作品是非常的美丽而伟大，说这话的人也许这三十年来从不曾翻过一页莎氏的原作；也许十年前曾经有一次他跟了朋友去看莎氏的戏，看了不到半幕便睡着在座中了；也许幼年在学校的时候，他也诚心的随和着其余的儿童，时时的诅咒莎氏乐府这一门功课。

可是，现在他宁可在你面前剥去遮盖他身体的衣服，断不肯承认不爱莎士比亚。

同样的你如问一个中国人，他爱不爱听古琴，他一定说那样清幽高洁的音乐，他最爱不过了，只可惜没有听到好手的机会。就使他得到了这求之不得的机会，在闭目静听的时候，他的心忽然的想到了一封多时没覆的信，或是明天必须付的账，或是奇怪为什么这一曲老是弹不完，曲终张目的时候，他一定摇头拊掌的说好，决不愿意说古琴原来并不怎样的好听。

要不是这样，不爱莎士比亚你就是傻子，不爱古琴你逃不了做牛。

二

虽然并不以做牛为荣幸，我还是常常的说古琴不怎样的好听。可是我听到的好手也很少。

新近北京的许多古琴名手在北海开了一次琴会，我也去听了三四曲，听完了非但我的意见没有变，反而觉得更加固定了。

不错，那天的时间和地点都没有选择好。下午的太阳是很热的，何况一间小小的屋子里挤满了人，

还时时有来来往往，出出进进的游客。要是环境不同些，听众的印象也得两样些。

就是那天的黄昏，在一钩新月的底下，我们两三个人坐在松坡图书馆的冷清清的院落中，又听到了一两曲。淡淡的月色笼着阴森森的几棵老树，又听了七弦上冷冷的音调，自有一种说不出的幽情侵入心坎来。同样的一曲《平沙落雁》，在下午不过是些嘈杂的声音，这时候却蕴藏着不少的诗意。

那么七弦琴不是没有意思的了，只要有了适宜的时间和地点？可是，当“月落乌啼霜满天”，寒山寺的钟声断断续续的吹到愁思不寐的离人的枕边，不是极凄凉的音乐么？冬日的早晨，大病新愈，睡床上望窗外的红日，听苍蝇飞扑纸窗，冬冬作响，也煞有意味，如果微风吹动廊下的檐马，自然风韵更多。就是在皎洁的明月夜，有人投一石子入寒潭，当的一声也已经妙不可言。

环境虽然可以增减音乐的力量，可是最美妙的音乐当然可以叫我们忘掉我们的环境。好像在山清水秀的地方读了才能有兴味的文学作品当然算不上

伟大的作品，伟大的作品一定可以叫我们忘记我们黑暗狭窄的房屋，破烂单薄的衣裳。

自然，寒山寺的钟声，苍蝇扑纸窗声，檐马丁东声，石激水面声，里面已经有很大的分别，它们依赖环境的烘托，已经大不相同了。把这种声音来同古琴比较，古琴已经进步了几百倍，我当然也承认。不过，把古琴的音调来比钢琴和提琴，又何尝不是钟声和古琴的差别？不用说钢琴和提琴了，就是我们的琵琶胡琴也已经是进步的乐器。

三

我承认我实在不配来谈古琴。我非但没有研究过中国的七弦琴，我简直就没有学习过音乐，而且我的耳朵还是志摩的反面：他听得见无声的音乐，我常常听不见有声的音乐。一个识不得几个字的人高谈李义山，温飞卿，一个弄不清加减乘除的人大讲牛顿，爱斯坦，也不过一样的可笑。

可是许多事只有不配谈的人才可以谈。阳春白雪之曲是不是比下里巴人之歌强？你去问下里巴人

的和者固然是错了，你去问阳春白雪的和者也一样的不对。阳春白雪也许比下里巴人高，同时也许比下里巴人毛病多。也许一个两方都认为不够资格的人才敢说中肯话。

只要你研究一件东西多了几个岁月，尤其是人家不懂的东西，你自然觉得里面有不少的奥妙。不用说古琴，就是研究一根木片，一块石头，甚至于一部《易经》，都会找出极大的意味来。这也不是完全因为在台上站了多少年便下不得台，大概还是因为每天都自己给了自己许多的暗示，自己给了自己许多的催眠，起初自己要自己怎样想，后来自己便自然而然的怎样想了。

所以与其请教古琴专家古琴究竟要得要不得，还不如问像我这样的门外汉，只要这个人平常听到好的音乐时，也知道说声“好”。

这末一句的条件是万不可少的。固然一个音乐专家也可以批评，可是一个人有了上面的条件，他的话不一定就比不上专家。平常人顶普通的谬见，就是一个人自己不能做什么事，就应当取消批评什

么事的资格。你不会写小说，你就不配说什么人的小说好，你的字写得不像样，你就不能说谁的字比较的像样。可是你不会打架，你还是可以说什么人的力气比谁大。

四

那么，你觉得古琴不好听，你就说古琴没意思，你觉得莎士比亚没趣味，你就说莎氏不是伟大的天才，什么事都得自己重新估价了？

是的，什么都得重新估一番价，才能有真正的评衡。可是，你千万不要忘了那最少的条件。你平常看见好的不知道好，听见糟的不知道糟，也许你还没有估价的标准，先得自己问一问。你再得问一问，你觉得不好，为什么人家觉得好？为什么几百年来的批评家都异口同声的赞美这一本书，那一个歌？细细的研究，也许找出来错的是你自己，因为你那时实在还不够程度。也许错的是别人，他们就没有研究，不过因为那是“自古就有”的东西，他们自小的听惯了，以至自然而然的那样说，那样